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三

豫章

弟

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弭盜篇

三代弭盜

秦附

昔者成周盛時雖稱極治而防患之術甚周其任民
施教糾慝誅邪見于太宰司徒與黨正卿師者固有
以閑其邪辟而不致于爲非然其掌鄉合州黨族間

比○之○聯○與○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此○追○胥○之○
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又○特○詳○于○士○師○何○也○鄉○各○有○所○
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閭○聯○其○居○以○什○伍○聯○其○
人○而○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
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卽○其○
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盜○賊○書○則○追○逐○之○夜○則○偪○
何○之○廢○事○者○則○刑○罰○之○有○功○者○則○慶○賞○之○故○其○時○風○
俗○恬○謐○姦○無○所○容○而○其○間○有○陰○許○朋○比○干○犯○矯○誣○者○
則○士○師○又○有○八○成○以○治○之○一○日○邪○汙○二○日○邪○賊○三○日

邦澤四日犯邦令五日橋邦令六日爲邦盜七日爲
邦朋八日爲邦誣其杜微防萌者豈不豫哉至于外
則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
有相翔者誅之是行旅固獲卽次之安而伺察嚴密
姦究絕跡于道塗矣內則有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
橐者與其國弼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
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
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是都城固獲出入之寧而防

禁明肅檢壬潛消于閭里矣。即不幸而有竊發之警，
 則旋就捕戮而有司厲以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
 物量而入于司兵，不欲肆人以利器也。即不免而有
 宵夜之行，則徼候必明而有司寤以掌夜時，以星分
 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不欲
 啓人以窺伺也。蓋先王不恃其有圍姦之法，而恃其
 有積姦之法，非恃民之不扞吾網，而恃其無可以行
 其恣睢之意，故非特海宇之內無有大寇巨魁，足傷
 盛化而閭里門巷之外，雖胥篋穴牖之流，亦屏跡歛

志而不敢犯。則防閑之具詳而豫故也。嗚呼天下之
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絕之于微小。所以不
使其蔓延滋長。而至于大且著也。此周官備禦之司
不甚設。而其爲致謹者。鯁鯁于宿息。互櫟寤夜道路
之微誠。絕姦于源。止邪于未形也。豈非制治保安之
要道也哉。其後王澤旣竭。邦國殄瘁。寇虐作慝。無所
不爲。而歌柔柔痛亂生者。雅告變矣。至春秋晉悼公
時。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
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是無善人之謂也或曰晉國苦盜有却雍者能視盜
之觀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
遺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
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
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
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
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

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于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魯襄公時國多盜○季孫爲滅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是時邪庶其來奔與之邑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求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心，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大抵盜賊之起，必有所因。秦始皇時，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又作阿房宮，征戍無已，勞役無度，于是百姓力屈財殫，欲爲亂者十室而六。至二世，又燔

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其時百姓父不寧
子兄不安弟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
八于是陽城入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
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
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
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
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斬木揭竿一呼響應乃爲壇
而聞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
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使從東

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
狗偷郡縣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二世乃悅當
其時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
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
耨棘矜非鏃于句戟長鋌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
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
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
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
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散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菽

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通蒙罪者多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收民之道務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三
○三千四
○三千五
○三千六
○三千七
○三千八
○三千九
○四千
○四千一
○四千二
○四千三
○四千四
○四千五
○四千六
○四千七
○四千八
○四千九
○五千
○五千一
○五千二
○五千三
○五千四
○五千五
○五千六
○五千七
○五千八
○五千九
○六千
○六千一
○六千二
○六千三
○六千四
○六千五
○六千六
○六千七
○六千八
○六千九
○七千
○七千一
○七千二
○七千三
○七千四
○七千五
○七千六
○七千七
○七千八
○七千九
○八千
○八千一
○八千二
○八千三
○八千四
○八千五
○八千六
○八千七
○八千八
○八千九
○九千
○九千一
○九千二
○九千三
○九千四
○九千五
○九千六
○九千七
○九千八
○九千九
○一萬
○一萬一
○一萬二
○一萬三
○一萬四
○一萬五
○一萬六
○一萬七
○一萬八
○一萬九
○二萬
○二萬一
○二萬二
○二萬三
○二萬四
○二萬五
○二萬六
○二萬七
○二萬八
○二萬九
○三萬
○三萬一
○三萬二
○三萬三
○三萬四
○三萬五
○三萬六
○三萬七
○三萬八
○三萬九
○四萬
○四萬一
○四萬二
○四萬三
○四萬四
○四萬五
○四萬六
○四萬七
○四萬八
○四萬九
○五萬
○五萬一
○五萬二
○五萬三
○五萬四
○五萬五
○五萬六
○五萬七
○五萬八
○五萬九
○六萬
○六萬一
○六萬二
○六萬三
○六萬四
○六萬五
○六萬六
○六萬七
○六萬八
○六萬九
○七萬
○七萬一
○七萬二
○七萬三
○七萬四
○七萬五
○七萬六
○七萬七
○七萬八
○七萬九
○八萬
○八萬一
○八萬二
○八萬三
○八萬四
○八萬五
○八萬六
○八萬七
○八萬八
○八萬九
○九萬
○九萬一
○九萬二
○九萬三
○九萬四
○九萬五
○九萬六
○九萬七
○九萬八
○九萬九
○十萬

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兩漢弭盜 三國六朝附

漢興高文與民休息閭閻樂業幾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庶侈于功利凡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相繼薦出而榷算告緡天下重足而立帝又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吏民輕犯法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

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徃徃而群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盜賊不發覺及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救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嗚呼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過于嚴。不嚴則有司不齊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于嚴則有司恐罪及國。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繇。既得其繇。必研窮所以。

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爲，以民待民。而不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爲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之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可槩以急捕斬戮爲哉。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

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
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令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上聞遂對甚悅答曰選用賢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
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
吏諸將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
適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渤海艾多劫掠相隨聞遂敕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器
而持鉏鉤盜賊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
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
田畝秋冬課收餼菑畜果實羨芡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畜積吏民皆富獄訟止息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
起山陽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爲臣敞愚驚卽無
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
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敞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
斤敞辭之官自謂之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
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于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
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解傳
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時尹翁歸入守右扶風
故迹姦邪罪名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
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

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爲三輔最韓延壽治潁川置五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永始元延間上怠于政貴戚驕恣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賂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尹
賞以三輔高等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
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
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吏正
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
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
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問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
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

死便輿出瘞寺門植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杖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墓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貫其罪詔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于凡利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闖長安朱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

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

罰輒行以是豪強悉服王莽竊位事務變更郡縣賦

歛逼相賂賂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

爲輩轉入旁郡然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衆雖萬

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

亂聞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喻其故

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

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其嚴敕卿大

夫等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

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于是群下愈
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繇是遂不
能制惟田况素果敢發兵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
令况領二州牧况上言盜賊所發咎在長吏不爲意
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
遂至延蔓今宜固守招之必降若多出將師郡縣苦
之反甚于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惟
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惡其言故罷况
去齊地遂敗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

軍廉丹擊之崇聞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將討之
恐部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繇是號曰
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至放縱東方爲之
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冠盜尚可更始殺我卒如
田况之言王莽末四方潰泮馮魴乃聚賓客招豪傑
作營壘以待所歸輕財重義扶危濟困爲縣邑所敬
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
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畧光武聞而嘉之建武
三年徵詣行在所見于雲臺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

威信稱遷邾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邾
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
入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卽
馳赴潁川魴請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
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
自髡剔負鐵鎖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
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遷魴誅之魴責讓以
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
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

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
清靜時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
惡寇恣充斥建武五年乃以郭伋爲漁陽守伋到示
以信賞討戮渠帥盜賊消散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
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
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
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于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闢當
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
趙吾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田農因自劾

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伐威信
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建武十九
年妖巫維汜弟子单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八原武
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于是帝遣輔威將軍臧官將北
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
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時
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坐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
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緩令得逃亡
逃亡則二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卽勅官徹圍緩賊

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十六年郡國群盜並起郡縣
追討到則解散去後復屯于是遣使者下郡國聽群
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
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
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慙捐城委守者皆不
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
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
以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安帝卽位
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

飾匪莫肯糾發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輕者重之端
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
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蓋所以崇本絕未鉤深之慮也竊見元年以來盜
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
疆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
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
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
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

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祭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者。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歸于此。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元初二年。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因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想。錯節。何以別利。

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
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
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衛之郊背大
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
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
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勿
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
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
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

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繇是駭散。咸稱神明。順帝漢安元年。大將軍梁冀恨張綱劾已。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冠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于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延至上坐。

○因○譬○論○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
○情○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
○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
○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
○服○天○下○赫○然○震○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
○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
○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
○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日○荒○裔
○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

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孛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乃單車入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靈帝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歛過重百姓莫不

空單京師遷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
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詐
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
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
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揚
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盧江守羊續發縣中男子
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
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
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生獲渠帥其餘

黨輩願爲平民賦輿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
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
陽太守當人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
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逆
知其狀郡乃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
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十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旣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
利百姓歡服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
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

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
自青徐幽冀荆楊交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
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豫楊賜上言宜較州
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
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中陽前議
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
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
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夫
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謂徐奉

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赴至是角弟子唐
周告之于是先收元義車裂語三公司隸案驗官省
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
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
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
攻守簡練器械諸閔並置都尉召群賢會議北地太
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
班軍士帝從之于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
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較三河騎

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賊雋前與賊戰敗嵩因進保長杜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嵩追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嵩乘勝進攻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于陽翟擊彭脫于西華並破之

餘賊降敗三郡悉平還與角弟梁戰于廣宗梁眾精
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
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
梁虜獲無筭築京觀于城南光和元年初交趾部群
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
與南海大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至是卽拜朱雋交
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爲
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
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

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後黃巾賊起公卿
多稱雋有才畧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平之而
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後太守秦
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據宛城雋
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弘連月不拔有司
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爲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
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
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
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

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惶俱乞降瑒皆欲
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
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
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
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
不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
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
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

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忠等遂降光和三年蒼梧桂陽獫狁相聚攻魏縣賊衆多楊璇爲零陵太守以郡中力弱使人憂惧璇乃治特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毅弓弩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驚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獻帝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衆百萬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

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姓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若畜士衆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戰果見殺。三國時孫權訪世務于陸遜，遜建議曰：「英雄基時豺狼鬪，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節費棧扇動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旄牙幢，分布鼓角，夜潛

山分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盟者爲
兵靡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宥惡盪除所過肅清還
屯蕪湖時魏田豫爲南陽太守先時邾人侯音反衆
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
五百餘人表奏皆黨死豫悉弛諸繫囚慰諭開其自
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
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曹操善之首
元帝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
爲憂侍郎王鑒上疏曰江楊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

耳若賊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窺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以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不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惧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宜熊羆之士其說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勝

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發之頸。固已鎖
于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
以制敵。愈于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
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
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難。不足動千乘之重。鑿
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
變。卒之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
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狼兇之寇乎。論者或以
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鑿謂今宜戒嚴。頒秋而動。高

風啓塗龍舟電動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鄧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恩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今惜一舉之勞縱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憂也疏奏帝深納之後魏孝文帝嘗問大盜之方秘書令高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入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

宰○守○貞○良○則○盜○止○矣○時○李○崇○爲○交○州○刺○史○交○土○舊○多○
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
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
里○皆○發○人○守○險○要○繇○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
效○之○自○崇○始○也○隋○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
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畧○市○
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遊○亡○度○自○以○爲○日○月○所○
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鳥○夷○怒○其○不○恭○下○
詔○討○之○勅○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

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
死者什三四又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
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
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
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
下騷動冬十月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
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
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
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

人共推米二三石道途遠險不足充餓殍至鎮無可輸
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始相聚
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
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
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漳南人竇建德集無賴
少年得數百人使孫安祖將之入高鷄泊中爲盜鄒
人張金稱聚衆河曲修人高士達聚衆于清河自是
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
城邑郡縣官莫能禦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

文述曰漸少納言蘓威引身隱在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賦皆不實遂使失于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繇息帝不悅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夫以開皇之初比于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

筭甲兵之多少，較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于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于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于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滯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若寇。

晉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阡危弗圖
解雁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
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
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繇興而煬帝之所以滅也可不
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
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
皆禍起于群盜而身殞于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
矣

唐代弭盜 五代附

唐太宗初卽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所以爲盜者繇賦役繁去奢省費輕搖薄賦選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宇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宣宗大中元年鷄山群盜寇掠栗州及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饑寒盜弄兵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

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十三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式入越州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衆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

賊如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振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旣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崇本將之。又奏得龍陂鹽馬二百疋，于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燧燧以誦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

母爭險易。母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大破裴甫于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縑帛盈路。昭義將蹶蹶銀。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遂擒之。械裴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竊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

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殺○以○濟○饑○
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耳○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
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趨○
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
使○儒○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
遇○敵○且○不○量○力○而○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
及○也○嗣○是○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蓋○藩○鎮○減○削○軍○士○衣○
糧○以○充○貢○獻○故○激○成○禍○亂○至○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
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

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
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刺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
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畱戍一年卒聞之怒都虞候許
詰等作亂推量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
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于是
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遂至千人陷宿州
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畱後尋
陷滁州城城中顯從者萬餘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
于剽掠皆斷鋸首以爲之執以應募繇是賊衆日滋

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涯口漕
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
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于
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
貨既而諸道兵大集于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
乃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人殺崔彥曾
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
爲官軍所平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

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于長垣明年宛胸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于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帥神

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禦之。然神策軍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賂，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鬪志。巢至，舉聲大呼，聲振河華。士卒饑甚，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嗚呼！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人，攘臂一呼，衆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一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晷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馴致于此無可奈何之地則永杜禍患而常享安樂矣乾符六年以崔安

潛爲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
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日能告捕一
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
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
汝安能捕我我與汝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
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旣爲所先死復何
辭立命給告者錢剛盜于市于是諸盜相疑無地容
足散逃他境中和二年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峽路賊
韓秀昇屈行從等先是所遣將皆敗于賊故奏仁厚

爲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斬
都虞候一人以徇乃召耆老詢山川蹊徑賊寨所據
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
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
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
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
鑿其舟底相繼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
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時東川節度
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

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且令夜恐其爲亂，徵師立爲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敕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

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虜之塹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寨寨走者所當誅殺其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未至張詔乃追及之

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日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此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

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噪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訓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

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其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邢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寃，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爲盜，驅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陳敬瑄乃以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竊窺。

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
釋縛問之謀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獄云
汝謂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
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
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
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
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
灑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
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

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逸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

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
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謀○爭○棄○甲○來○降○仁○厚○因○
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
擊○狼○狽○踰○壘○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
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
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
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
貢○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
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

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
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
拔劍逼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
餘人皆降明日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
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
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除人皆未食
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費與先降來告
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
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其先驅且日入邛州境

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前夕望新
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
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
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
皆不應。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謀爭出執阡能阡
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
剔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大呼泣拜曰
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
日已死而復生矣。誰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

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于是陳敬瑄、臬韓求羅夫子首于市。釘肝能羅渾、擊句胡僧于城西。七日而周之。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村圍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繇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

古今洋平畧

卷三十三

止盜之一術也

宋代再盜 元附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繇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繇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

帥衆至數十萬攻陷成都僭稱大蜀王遣其黨四出
攻劫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請發兵討
之乃遣宦者王繼恩進討攻復成都詔以張詠知益
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
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
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
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
還爲汝死所矣正蹙足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
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

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刑。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判卒劉肝曠聚數千輩，逐都巡簡使攻畧漢蜀卅州。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命雷有終討。

平之帝以詠治蜀政優異復使知益州民聞詠再至
皆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
無不尉愜詔曰得卿朕無西顧憂嗟乎李順之黨方
息而劉旰與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
亂邪蓋蜀民勇悍又徂于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
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
代以牛冕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真宗之使
張詠治蜀者再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仁宗初
張方平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

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樞守事西南夷在邛部川首
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
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方手發民築城
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授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
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
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于道詔促公行且許以
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
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
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

令邛部川日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
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
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
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于湖南西南夷大震先
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畱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
法復以三司始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
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善乎蘓氏之言曰未亂易治
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
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

秋如器之歆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顏色
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
小民不倦惟爾張公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
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
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芥令于
是民始恐以其父母妻子之所迎賴之身而棄之于
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
易至于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
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

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又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于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累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抑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構机

饗餐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
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于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
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
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
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
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
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
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
右廣南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

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于廣南川峽則例以爲遠官齊官差除取其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于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

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絁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于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于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于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

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苦涉無人
之境者吏不肖也後丘氏濬曰觀此論而知遠方之
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
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
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
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
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
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
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若不爲國

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盡不忠也。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較。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識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于背。以爲計。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

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
謂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
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
博爲河北軍慰使平之時歐陽修論置兵禦賊劄子
畧曰兩府之議不肯干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
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一
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是大臣不欲以身當怨之過
也今天下生民護安樂則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
戮離散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

人官吏怨其身寧死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一年一火強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聖明持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右正言余靖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疏畧曰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克少則不足自衛裁當今之所宜唯兼濟而後可若使朝廷遴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巡簡得自募勇力之士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但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爲非而去其爲惡者

則皆安堵矣。故盜賊之勢不可使其滋蔓。唯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改作。勿爭其利而已矣。神宗熙寧七年知密州軍州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自取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捲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

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奸臣僭峙于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于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繇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于京東雖號無事，亦當

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鉅竭則曩
耻辱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
流離餓僅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
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
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
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
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
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

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而不悛則須勅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鬪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饉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除死之與恐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明聖仁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元豐元年軾知徐州上疏曰今郡守

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孰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憐憫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竊此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願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罔罟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存諺耳。目畜義。

爪牙此治盜之一術也。昔者以詩賦取士，今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于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于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願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廢，以次遷補。或

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救得十二
爲多王霸起于卒吏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胥夫
郗吉出于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繇此而進者不可勝
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較以掌牙兵是時四
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
取旄鉞雖老奸巨盜或出其中而各鄉賢將如高仙
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
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馬蛟
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德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

爲之制。今世胥史牙。較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
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較。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
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于其間。
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願採唐之舊。五
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
足過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
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
依將較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
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

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于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盜賊讜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于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軾又代李琮疏曰。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

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
惜其不入于道得苟放縱于末流是如人之善惡本
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
將謂曹操日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
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
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
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
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
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

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
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
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間
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
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
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于是盡籍軍中宿將
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于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
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隸皆庸
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又畱京

歸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
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
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陰求部內豪猾
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
富于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
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
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刦賊卽累其人數
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
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外別設此科則向之

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
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哲
宗元祐六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奏畧曰伏見熙寧以
來州軍別立盜賊重法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
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
此州縣如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
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
茲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
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爲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

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爲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疆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讐。一切以擊斷爲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爲乎？臣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爲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姦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拒民也。時秦觀策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

矣。至于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私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于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間。繇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沙奪是資。亡命

是聚勝則鳥合非有法制相庶改別獸遊非有恩信
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
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
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
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獮則風生怒則
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
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
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
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

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于窟
穴而巳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董以艾
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
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
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
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
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
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
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

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
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
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繇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
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
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
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
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
而求生。繇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于
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

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側反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且自古蓋之所以興。皆出于仍歲水旱。賦歛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于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于平。

人或冗兵情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誣
誑惑以爲徒黨或困于饑寒迫于逋負剽奪衣食以
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
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夤緣曲折可矜可疾
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
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
果于生殺而不察其宜以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斤
也臣聞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
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解衣凶服之人

悉籍記。一旦收捕納于虎空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理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問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有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

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殺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于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于常人乎？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節而畧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于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緝錢，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蓄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

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又曰：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掠虜闕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傑，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踞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

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
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
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
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
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豈有
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此亦銷弭盜賊之
至計也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
場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
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不敢發時朱勔領應

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
乏遊手之徒以詐勸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
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
得官吏必斷鬻肢體探其肺腸或焚以膏油業鎗亂
射備盡楚毒以愷恣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
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兇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
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
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
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

此耳。貫卽承認罷之。吳民大悅。嗚呼盜賊之起。孝廉
衆力不能獨爲。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
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
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
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將以泄其不
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可不監哉。孝宗時嚴贛
盜起。王質上二策。一日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
者何。蓋江西之贛。其俗尚鬪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
好大而敢爲。故其風聲氣俗。頑犷悍戾。而不可告語。

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鬪習以輕犯鞭朴甚至于
發塚露刃揭闕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
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嘗聞
之犯鞭朴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
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猖狂竊發乎
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然贛之盜不
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
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
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

無憂矣。故曰：輯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
崗之路不可並臂，頑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
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
之擾，賴所以易擒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
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
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鑿齊寇之失必
不肯守，鑿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
也。夫歷代制禦盜寇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
于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

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爲今之計。莫若喻郡縣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縻之以爵。以收其用。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強豪能服其命。此其爲侮固不同矣。故竊爲漢武帝不當殺鄼解。

解之陰賊感槩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將義以報
讐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蓋嘗讀西漢游
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
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能無利益天下之事利害兼
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者擇其利多害少也而
爲之耳二日制其所至夫所謂制其所至者何蓋盜
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日饑民二日愚民三日姦民饑
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
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可返者饑民而

不可返者乃愚民姦民也何者饑民之爲盜非有所
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
不好生而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
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殺之間故歲凶
則不得不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遂巡銷
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翻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
不得不返田畝故饑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
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
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

請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
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情
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
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信在于三
尺之外以僥倖于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
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
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
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切食菜
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

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何也○蓋所謂食萊事
窺者○號令所從出○語言所從授○則有宗師○莫若擒宗
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然
非○禁此○鹽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園
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
戶○我之所及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
無所得○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而欲擒
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
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屑○而爲亂○宜密

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
自陷于刑辟而後鋤治誅絕也夫如是則可使不驚
園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
平有不平之心宜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
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嗚呼計利算害
可謂深矣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
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
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
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爲所敗

後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至正庚寅間叅議買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務使民屯種脫從之先于大都開田以試之前後所費凡十數萬錠今開西山水關灌水山水迅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敝窳惡用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澁滯不行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脫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

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謀
石人止開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
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
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
均多樂從亂會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爲
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墮于海
東取精兵于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
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輜矢下當時
貧者從亂如歸其黨韓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爲號

既而山童就擒乃降徐州路爲武安州後其黨毛會
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王寇掠汴汝淮泗之間
死者成積中原丘墟蓋至正初年秦王伯顏爲政變
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在後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
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爲
亂先是蔡亂頭剽劫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
洋嶼人慕賞功官爵募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
鼎等納蔡之路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
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

之卽啗之以海運千戶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與萬戶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叅政索羅元帥董搏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爲所獲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赦放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已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旣失之于始中宮寵后又失之于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旣失紀綱于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冠起矣嗟乎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

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
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
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
安之策不徒不加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
之具勸惡也繇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效事幸成或
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
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
捷徑無過賊將相竒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
家不得已而有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

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與禍亂，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致于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萬不得已，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則禍亂之原塞矣。

國朝彌盜

明興德澤翔洽法制明肅大誥有頒鄉約有訓所以
正民心善風俗者直追虞周之盛郡縣捕盜特設別
駕幕職等官以時稽察鄉坊保長里甲之制畢備值
中原新復海宇向風 洪 承 熙 宣之間比屋

可封道不拾遺晏然絜烽卧鐸數十年無惕息之警
焉倚與盛矣至 正統後逆振竊權在位者多秕政
民稍失所於是山東葉宗留福建鄧茂七等乘隙嘯
聚頗爲民害初茂七故建昌人名鄧雲任俠爲鄉里

所排巡閱御史柳華檄各縣令鄉材置隘門望樓編
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盜不從命者聽總
甲究治繇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一鄉無敢違者
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
餽田主畜物茂七始倡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
自運歸不輒送其家用三上訴於縣官違之急因格殺
弓兵數人縣聞於上軍三白人攝之復傷官軍
遂刑白馬誓衆舉兵反卯縣游民舉金鼓響應烏合
至十餘萬僭號署于是劫上杭攻汀州據彬關掠光

澤順流而底邵武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八閩舉動而時有叅政宋彰者交趾人與中官多舊賂王振遷職抵任驗戶科歛以償費貧乏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剝劫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據縣治與茂七聲援進劫沙縣將攻延平狀聞朝命御史丁宣按其事宣至先發牌招之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寧寨二關之人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齋牌使者據王臺立總甲里長其勢益熾於是命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帥師

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已而榮戰歿楷奏請益兵

乃命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豫刑部

尚書金濂等大發兵以往十四年二月張楷兵至廣

信茂七圍延平甚亟楷謂都督劉綎曰賊門大軍至

寧無懼心卽馳榜諭以威信果率兵至鉛山已而後

圍將樂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

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招之賊復攻延平楷

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

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驟作

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餘黨推茂七兄
子伯孫爲主據九龍山金濂張楷等選精兵二千撤
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之
比日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官兵已據
其寨用其滾木礮石下殪之賊衆遁散未幾伯孫勢
益負固陳慰等乃諭立賞格能自擒相殺來降者與
斬敵同賞於是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
山中知賊將張留孫勇而健善鬪自茂七起事恒倚
伏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孫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其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閩遂平。八月，廣州盜黃蕭養反，養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已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曠聚群盜，赴之者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圍廣州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籍，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副總兵指揮使王清自高州

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十二月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往討明年景泰改元四月董興等大破之餘黨悉平天順四年八月大藤縣民胡趙成因事充軍遇革妖言構集大藤峽等山賊攻陷諸縣治殺擄官民荼毒一方都御史葉盛督叅政范信等擒

斬之脅從者不治初兩廣盜起信以兵會剿大藤峽
信利擄掠馳至廉橫間誣宋泰永平等鄉民皆賊黨
屠戮殆盡至是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叅議
朱英爭其非辜且遣使請都御史葉盛卽班師民免
屠滅之慘盛從之時廣西流賊多人廣東爲害兩廣
守將頡頏自異故討賊不成功葉盛請革兩廣正將
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衆聽其策而不果行盛不
得已請益兵上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
協議破賊若八百擒斬數萬而還或又以殺降謗之

不知質積年反復之賊也。成化中荆襄流民劉千斤反命撫寧侯朱永工部尚書白圭率兵討之起都御史王恕會搗賊巢是時盜賊縱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所掠貨與之其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去有司捕得所留與物輒爲通盜分贓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含冤莫辯彼真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肖輩心聽撫大學士李賢言賊寇雖已往征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衆多賊聞

夫軍南下必邀劫以爲黨其流民亦恐官軍剿殺因
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愈難撲滅宜榜文開諭
俾各安業有能擒賊斬首來獻者比軍功一例從
之編修丘濬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于前日
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
輸賦稅養兵吏賴以爲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
蕩室廬戕殺親屬欲入城則閉不納將入山則反與
賊遇四顧無依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賊
劫持而虐使之行則負擔息則樵爨攻城則驅之以

當矢石反奔則棄之以遺官軍。萬一僥倖不死彼固欲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役如常得爲太平良民也。然而大軍旣至真賊逃遁願將不得已之從賊者殺之以爲功。蹊是平民皆甘心爲賊矣。宜曲加寬貸。許其殺賊贖罪。按散賊黨與以孤其勢。其計無便於此者。圭至南陽分兵爲五路。圭與永繇南漳入乘勢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恒先士卒而登。至格甕。賊憑險爲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奮勇乃命裨將率兵千餘繇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

自以大軍臨之、賊萬餘迎敵、顧已營火起、遂驚駭、蹙亂走、死者無數、斬首者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惟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初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住襄陽房縣、與妖僧允天鋒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劫掠、通合男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廠、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僞號爲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至是就擒、與賊黨

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俱斬之。六年，荆襄賊首李鬚子聚眾反，鬚子本劉千斤餘黨都御史項忠討平之。正德三年，四川巨盜藍廷瑞僭號稱順天王，鄆本恕稱刮地王，廖直稱掃地王，衆至十萬，攻陷郡縣，起訛都御史林俊督兵討之。時官兵脆弱，調永順保靖兵從征，所至剽掠甚於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篋汝矣。」四年，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號爲響馬盜。至是聚黨益

熾劉瑾遣御史竄呆於真定股殺於天津薛鳳鳴於
徐淮專一捕盜鳳鳴在歸德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邏
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殺在天津稍收
歛惟呆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
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
由是姦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侄張茂爲高王
呆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各因
是聚衆爲亂瑾以呆殺捕盜有功皆陞爲僉都御史
仍專督捕盜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林俊敗之

惠被擒延瑞奔紅口會合鄂本恕越陝西漢中三十
六盤至大巴山後復遣兵追及賊大敗棄輜重走六
年劉七等聚攻安蕭縣劫去在獄盜黨齊彥名以叛
窮民嚮應旬日增至數千時江西諸郡盜賊蠡起贛
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十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碼碯寨
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
賊亦作亂久之劉六劉七齊彥各等日熾有趙瘋子
名燧者文安庠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
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

水中賊劫其妻將汗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
劉七所擒因降爲盜於是燧與劉三楊虎那老虎爲
一夥分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分掠山東
遂破泰安燒東關攻萊蕪七月破齊河城燒官廨倉
庫殺擄莫計吏部尚書楊一清舉大同副都御史馬
中錫提督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同征之偉素不知兵
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專主招撫遍檄諸路
凡賊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給供頓若聽撫待以
不死劉六等聞之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

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
內臣主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
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
京饋權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攻城
人賊至攻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謂中
錫恐賊害已玩寇殃民捕逮下獄論斬中官因以爲
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
羌伯毛銑充總兵官兵部侍郎陸完提督任臨清調
宣府遊擊許泰邵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

領邊兵入征俱聽大用完節制已完師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賊圍涪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大震上御文華門召何鑑諭曰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之鑑奏曰邊兵已到涿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上喜令賫火牌調陸完直趨固安抵平賊欲遁去諸將合兵蹙之賊大敗軍威遂振十月劉七等破冀州劉七等犯樂陵知縣許達敗之既而劉七揚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趙

燧等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南至宿遷靈壁知縣
陳伯安禦之敗績被執已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歸
德等州縣至潁州官軍扼小黃河渡楊虎領黃寧等
七人奪舟欲濟官軍覆其舟虎等溺死趙燧復推劉
惠爲帥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賊以十二月朔車
駕出郊宮省牲圖犯御蹕時兵部尚書何鑑分調
軍馬於南海子蘆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
上命司禮太監召鑑至左順門問今日駕可出否
對曰當早出以安民心車駕遂出抵暮方回賊知

有備遂西奔掠新城雄縣安興安蕭易州涑水而南
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東鹿並抵晉州藁城栢
鄉內丘南和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
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
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十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
分寇山東劉惠趙璲邢老虎等分寇河南以牽制官
軍其勢益熾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擄掠
戰不力賊勢日盛劉惠趙璲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
甯龍謀兵無主必亂其推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玠

百名懷忠稱副元帥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
馬武右軍那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講其餘
皆有名號分作東西二廠管事分二十八管應二十
八宿各樹大旗爲號時河南親藩及守臣告急七年
春忽報劉六等仍抵霸州京師復震陸完分調諸將
許泰等大敗賊衆於汴北賊奔商水倉皇阻河不能
度是時官軍若併力蹙之賊可殄滅因紀功御史雷
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盤礴久之賊因得渡商水鑑劾
宗阻誤兵機逮下獄趙璠等三攻唐縣先後二十八

日不破那老虎病死伏羌伯毛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軍萬餘皆未經戰陣太監谷大用擁衆觀望銳帥帥至真定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宣府遊擊許泰兵至救援僅以身免失所佩將軍印徵回京以與大用同事不問喪師之罪但罷歸而已久之總兵劉暉敗劉六劉七等於滕縣餘奔萊州海套官軍圍之賊潰圍奔至古縣鎮又追殺無赦僅餘四百人比奔趙瑄等擁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

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僉劍士斫之
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釣州不克賊黨聲
言屠城趙璲以尚書馬文升家在圍中引去之至西
平與官軍戰大敗賊使二千餘人奔鄆陵焚掠而過
新鄭城堅不能入遂至陽圯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
總兵夾河而陣遂率衆過河我軍潰散劉六劉七齊
彥名及毛老人等掠邳州之泃口集遂繇贛榆過剡
城復寇邳州過呂梁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所過皆作
煨燼次日官軍破賊於滕之呂孟社斬首九百賊敗

趨徐官軍追襲師集於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
管夜半師行明日遇賊衆五千官軍奮擊賊相却且
戰且守至魚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擄衆
數百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踟隨在脅聚
寡而復衆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驚偏 陵
寢宿軍過於嵩淺坡古縣集等處鏖戰大破之劉六
劉七齊彥名獨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聞道
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兵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
南至邳之新安迤里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復懸

盧壁西南而去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遁去至黃河團
風鎮奪船入揚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鎮江
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秦登岸趨淮安復還
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沂流
上至九江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時
侍郎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
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
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
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忽颶風大作

賊船皆解散飄墮其衆顛踣不支我兵復用火攻乃
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遁輒爲通州諸處守兵所蹙我
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憑高控險矢
石雨下我軍殊死戰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
餘已先具舡艦山下以備竄迹崖下百矢齊發劉七
勢急遂赴水死彥名爲遊兵所誅餘賊悉殲之遂班
師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
流劫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璠號鳳子劉惠等共二
十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

偽官攻破州縣幾二百所。過放獄囚，擄庫藏兵，以效
活婦女，磔劉克殘，不可勝言。大畧劉六劉七齊彥名
等，多在河南湖廣。劉惠趙璠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彼
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突擾亂
六省，延踰二年，然不立官處土，此其爲賊也乎。高岱
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於此寇者。侵薄
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祖
宗之慶澤天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控制之畧，未見
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失策，玩

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邪
成敗遲速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拜封崇
顯是惡是爲賞罰邪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
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騖中原身當其難
則彭澤之勞動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
賊無豪傑遠圖耳時江西盜起巡撫陳金檄副使周
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
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插石下
兵敗憲被執死之於是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

李承助督兵勦之。勦乃招賊首黃奇寔麾下。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勦。乃令奇入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助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令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云令爲內應。勦乃與猛師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險。止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

獲千餘人。華林遂平。於是後兵擊礪礪寨東鄉賊皆平之。自桃源賊作亂。歷年征討。費以萬計。參政吳廷舉欲設奇取勝。不用甲冑。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爲賊所留。耀武劫威。廷舉畧不爲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之有謀勇者。厚結之。使執其酋。因奉廷舉歸。總制俞諫因廷舉被執。移兵桃源。知府李承勳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贖。兵及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賊入。大敗。遁去。時華林礪礪東鄉賊皆平。移師桃源。賊聞狼兵至。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

有款納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取
來降者、殺之、賊復大亂、棄巢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衢
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六月、浙江總督陶琰應天巡
撫王鎮會江西總制俞諫夾攻王浩八等於徽衢平
之、十二月、諫調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九年三
月、諫檄兵備胡世寧會兵勦臨川四寨盜、平之、十二
年、江西賊橫水謝志山等、桶崗藍天鳳等、作亂、特虔
鎮西有桶崗橫水諸巢、連湖廣桂陽南有泃頭諸巢、
連廣東樂昌龍川與漳南諸逆寇、並阻險爲民患、大

者至僭王號肆攻剽不忌帝事者不勝忿多謂狼達
軍以勦之不能難則主招又不效於是三省夾攻
之議乃命王守仁巡撫南贛守仁未至鎮卽疏言盜
賊之日滋由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兵力之不
足兵力之不足由賞罰之不行律領軍官承調失期
若告報違限因而失機者斬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不
至者斬官軍臨陳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
典也夫賞罰之科條其備人宜競勸而卒未有益者
以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對敵之時賞格

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
○韜○之○禍○亟○矣○脫○朝○廷○假○以○賞○罰○之○權○俾○無○掣○肘○許○
○以○便○宜○相○機○輒○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搗○則○
○搗○一○巢○量○罪○惡○之○淺○深○爲○撫○勦○之○先○後○則○供○饋○征○調○
○之○費○頓○省○而○羣○盜○日○翦○月○削○期○於○盪○平○如○昔○人○拔○齒○
○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如○必○南○調○狼○建○
○土○兵○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計○賊○二○萬○須○兵○十○萬○
○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
○財○數○月○而○後○舉○事○刻○期○動○衆○又○數○月○而○後○交○兵○聲○迹○

彭○聞○黠○賊○深○遁○鋒○刃○所○加○不○過○脅○從○之○老○弱○而○已○且○
狼○兵○所○過○不○滅○於○盜○班○師○未○幾○而○山○林○之○嘯○聚○因○之○
則○何○益○哉○況○近○年○江○西○有○桃○源○之○役○福○建○苦○汀○漳○之○
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南○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加○
以○大○師○何○以○堪○命○此○則○力○拔○一○齒○而○兒○隨○以○斃○者○也○
由○前○之○說○如○臣○昧○劣○實○懼○勿○堪○必○擇○能○者○付○之○而○後○
可○以○受○之○說○大○舉○夾○攻○庶○幾○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
不○敢○以○身○回○妨○國○計○也○惟○陛○下○詳○擇○詔○改○
提○督○給○旗○牌○便○宜○行○守○仁○既○至○師○漳○寇○方○亟○而○師○却○

將吏請俟秋乃舉守仁曰往福建諸軍頗懈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乘其銳以掩賊不備亦何詎不克乎今曠日久矣賊聯黨設械以備我而我猶執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盜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意在倚狼達以分責利於持久而賊亦方候士兵之集下戰期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盜之可擊也善用兵者因敵措勝而應形

於無窮於是宣言犒眾班師需大舉而親帥諸道銳卒伺其懈急擊之破巢者十餘斬首從七千有奇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填之而定會湖廣請夾攻桶岡守仁曰桶岡諸巢在湖廣爲咽喉而橫水左溪其腹心橫水左溪在江西爲腹心而桶岡其羽翼也今不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兩寇之間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向遠而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且以爲必先桶岡必觀望未爲備可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桶岡易矣乃

部將吏一自南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
而自帥將吏逼橫水而軍時橫水不擬師猝至則大
駭而大師至開壘設埃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
銳升絕巘草茅卧幟伏而待廂明師至險賊前鬪則
舉旗蕤又大呼譟以震之賊愕不能軍遂破橫水會
大霧雨則休兵命閒前覲盜所往得之分奇兵冒霧
雨急擊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桶
岡守仁曰桶岡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從
入皆棧絕壑緣懸崖而上惟上猶道差易然乃迂又

湖兵所從入也。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洞，與同難。是其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宜移屯休兵，播諭告以乖之。乃使其黨往說，使疾下。且約使人於鎖匙龍入受降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議，而橫水左溪奔者盜持不可方，猶豫則我師已入鎖匙龍，極出降矣。於是諸道軍冒雨畢競登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師始至，則奏請設崇義縣及恭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而定池仲容者，淵顯劇盜也，僭號張官爲渠首，夾湖不下者屢矣。當事者恐以狼達。

則謾曰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過一日。恐以夾勦。又謾曰夾勦軍來不速。至不留。留不久。易與也。方攻橫水時。守仁恐洌賊乘虛出爲擾。乃播諭禍福利害。以沮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遣弟陽受招。及桶岡破。乃益懼。詐稱龍川新民欲相圖。嚴爲防守。守仁陽信納。竟致之召宴。犒內伏甲殲焉。而是夜親率師走三洌。破巢者三十。擒斬三千餘。迹捕之九連山。無逋誅者。奏設和平縣。其中而定。嘉靖初。青州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兗轉入萊蕪。新泰臨邑間。都指

抑楊紀等追及於泰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爲固紀麾
兵進攻頗有殺傷而濟南指揮辛楷等按兵不救賊
見兵寡無救乃馳下山急擊紀督戰甚力會臨清指
揮楊浩所部千戶楊鸞率衆先遁紀兵望見驚潰浩
死之紀中搦僅以身免賊乃大掠魯橋抄谷高諸鎮
殺傷燔燒軍民千百餘家兵部知紀等敗狀乃劾東
兗守廵等官玩寇殃民及巡撫巡捕失宜之罪且言
魯橋諸關近連漕漢通河南封丘延津界賊若踰河
則河南州縣被兵宜急遏賊而河道侍郎李瓚知兵

宣以河防委之令督率管河關等官發瀕河丁夫守
衣拒守上乃切責山東巡撫董鳳煇齊守巡捧令
戴罪殺賊而勅侍郎璣如部議會梧奏至効揚鸞
及辛楷等乃詔御史逮鸞而薄楷等罪令捕盜自
贖然官軍終畏莫敢擊兵備李璠王俊兵亦遂巡觀
望山東兵獨臨清強然一敗不復振議者頗以爲憂
科道請李璠兼制諸道以山東京操軍官暫留其地
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府漢達官兵趨山東必勦土
頗采其議於是山東兵備等官分守逐賊而賊乃往

來行劫魚臺金鄉間官軍追至寨里集敗之賊且闕
且行至苟村諸道兵大集圍之俘斬數百賊大敗散
東土稍寧而餘賊突至曹州欲渡河奔不得乃復掠
考城循河西岸擾東明長垣於是河南及保定巡撫
咸告賊狀而御史盧瓊言河水且合漕舟聯絡以千
數關國計甚大宜於要處嚴兵防守毋使害及漕
河兵部以爲然乃申明前議因請發太僕寺馬價銀
二千給李瓚等以便宜犒賞勅諸巡撫及守巡官
協力會勦留拮揮楊浩等兵於德州地方以防不虞

從之。二年正月賊至考城縣，兵備副使李珪都指揮
凌備等合兵擊之，斬首數十餘級。諸部驕怠，遂舉兵。
賊復聚堰廂城中，留守顏愷率兵六千二百餘人會
僉事郭震禦之。河南守備廖涇都指揮藍佐知川顏
木等師俱次郭村，而廖涇獨退縮不進。河南募降賊
張進父子引兵三百騎馳至愷，遂前與賊對壘。張進
謂賊衆我寡，且俟河南兵畢會，乃戰。愷不聽，麾兵擊
賊。賊見我師無援，奮關張進隊中，忽搖旗者三，遂先
却賊乘之。我師大潰，藍佐等歛兵不撥，官軍八百人

死之巡按御史在洛以

聞且言各巡撫名位相埒

事權不一乞暫設總制庶有功下兵部議申明軍法

懸賞格上從之給事中汪應軫言彌盜大畧不

過安之勝之安之策擇守令勝之策有六曰聞賊黨

用豪傑開糾告扼險要明賞罰以勸士分首級以招

降且言彌盜與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彌盜

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

起不卽撲滅以致出境則兩處鎮巡官以下俱坐罪

兵部復應軫言是請如議降勅崇禎六年潞城

盜匪卿起初卿爲藩府長史司吏被革因嗜聚據青山流劫潞州諸縣及河南懷慶等處官兵不能制巡撫常道言賊據險難攻請先撫之不服然後加兵

上然之七年山西巡按御史蔣揚言卿等招撫之後不卽解散且欲坐邀守巡入山講和切計陳卿之衆僅八百餘口能戰者不過四五百人鹽醴布泉器用工匠一切仰給於外備我征討不服耕穫糧蓄不充誠先遣兵斷其蹊徑然後會河南攻其東山東西攻其西腹背受敵奔命不遑更請調山東兵備副使牛

鸞所部精騎令與兩省協濟而以山西兵備僉事陳大綱河南兵備副使翟瓚巡撫常道潘墳移近地節制則我兵既集賊且喪膽而其黨可散賊首可成擒也詔從之初巡撫常道請兵勦盜廷議發京邊軍從征師至山下卿與其黨設奇敗之道懼遂議招降卿益大肆猖獗集衆萬餘分據魯班壑穿腦尖綻口諸處各設巢砦相拒五載廷議猶欲招安獨張璁力主勦謀乃請奪常道官而以僉都御史王應鵬代之又命都督魯鋼率兵協勦是年八月綱駐潞州虛張

軍聲賊衆惶懼奔逸四出大掠壺關黎城潞城請縣
焚殺甚慘綱頓師不出賊以爲無能爲復聚山中而
河南巡撫潘瓚乃檄兵備副使翟贊牛鸞僉事陳大
綱楊朝鳳等督兵進勦遂破魯班壑穿腦尖綻口洪
梯陡崖諸巢又進破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巢魯綱聞
賊破亦帥師會於替度寺賊走青羊石返頭翌日陳
卿爲僉事陳大綱所擒陳琦爲副使牛鸞所獲前後
斬馘數百降脅從者二千餘人青羊遂捷奏功建平
順縣於青羊山陞潞州爲潞安府三十二年山東江

北連歲水旱饑民盜起爲盜劇賊時洲時愷馬愛等
各聚衆數百人屯劄黃石山豹頭碕等處流劫沂邳
間燒燬加口鎮巡按直隸御史李逢時以聞認停
山東淮安撫臣沈應龍連鎮及兵備等官俸令尅期
平定至是山東麥收甚穰饑民多歸就業應龍等復
檄許羣盜自首於是賊勢衰耗諸首惡就擒應龍等
以事平具聞詔斬所擒獲諸盜而貸其自首者
卹應龍等支俸如故然應龍苟慕無事諸賊來首難
允蹟章灼皆貸不問而民間受害稽行捕報卽痛治

以河孫是賊黨矜驕良民喪氣而所在剽掠公行矣
八月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尚詔初以販私鹽作奸結
山東響馬賊攻剽遠近官府不能制先任巡撫謝存
儒苟幸無事假以保長歸德知府尹一仁復令督捕
盜遂擅聽民訟肆爲威虐與王千斤等橫謀不軌結
衆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偵已執殺
之以祭率衆夜薄城劫庫獄捆載去尚詔家多金寶
姬妾尚詔旣出栢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潘其姬妾
姬妾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栢城索之不得乃破城

執獲磔之。因掠公私幣。度復闕。太康索所怨者。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已而與官軍戰於鄢陵。官軍不敵。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延及宿州。聲言寇鳳陽南京。兵部尚書潘潢與其屬計所以禦之。職方郎中阮壘乃分委將領沿江策應。賊遂不敢南。官兵追及於五河縣。賊分兵爲水陸營。九月河南諸軍分道追賊。斬獲甚多。尚詔乃變服。遊巡撫楊宜獲於山東。東昌等縣其黨潰散。凱聞賞賚有差。至末年饒平盜張璉據谿洞。僭號張官吏。與林朝曦蕭晚等共爲亂。

三省夾勦而總督尚書胡宗憲以盜流剽江閩間至
賊憲臣守備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急擊南
贛將俞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獄幾死欲言恐禍及
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計哉
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
大軍迫其巢彼必悉來自救譬虎方逐鹿熊據穴搏
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廢之如拉朽矣且三
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
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而軍都御史

下令生得璉者封萬戶而璉等畢受誅當是時廣東
叛卒流剽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縱橫漳泉延
建間聚不散且熾江西巡撫胡松請合勦浙都司從
建寧擊賊賊蹂崇安大掠而西則遣千夫長扼杉關
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饑疲不能軍殊不自
意小竹後車之左右皆也大惶駭奔北夜脫戎服
釋兵伏爲賈人裝乘也船欲入湖出江而松所密
伏舟師扼之湖而璉也九役也雖擒斬已眇然規千里
以爲伏一舉而殲也固得筭多